

孙大总统为我改名

吴 刚(乾生)^①

我家世居武进县雪堰桥镇，父亲无正当职业，俗话说：“街头串客，家无恒产。”全家只有七分稻田，一间破屋。大哥学过铜匠手艺，三十多岁时在镇上遭土匪抢劫，死于土匪手中，两个弟弟也未就业。我幼时读过私塾一年，后在吴稚晖中举后回乡创办的三等学堂读了一年，又到道南小学读了三年，后因家庭生活困难，就到杂货店去做学徒，满师后到本县崔桥六合兴当了店员。

弃业从军 参加南京光复战斗

辛亥武昌起义，我正十九岁。听到革命党人起义的消息后，我即决定弃业从戎，遂不别而行，连家里人都不知道。到横林车站后即乘火车直赴苏州，找到驻在协台衙门的先锋营营长吴浩。他是我的亲戚，遂把我留下以下士衔补入编制，每月饷银八元，比在当店员时的薪金多了一半。因家中困难，我将一半钱寄回贴补家用。

在苏军先锋营，每天是三操二讲，但因形势所迫，时间仓促，仅仅只学了射击法(站击、跪击、卧击)后就开拔攻打南京。

^① 吴刚现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，现年九十四岁。

由于武昌起义的影响，驻江苏的清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楨及其部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灌输，与清军张勋部发生了战争。徐部败退镇江后任革命军江浙联军总司令，我苏军先锋营交由徐绍楨指挥。农历十月十一日，我营奉徐令开赴前线，攻打南京郊区的天堡城，当夜至尧化门。十二日拂晓，吴浩营长即部署左、中、右三路六百多人攻占天堡城，同时江浙联军和沪军各部队攻下南京城廓各据点。我营仅有日式重机枪一挺，其余都是日俄战后卖给中国的一些过时老枪。但我们都有旺盛的士气，抱着打倒清王朝、不受异族和洋人欺侮的信念而拚死猛冲。到下午四时许，清军败退至下关渡口，我军完全控制了南京。我的同乡秦焕根（雪埕乡谢家桥人）在战斗中牺牲了。占领南京后，我先锋营进驻城内陆军第四中学。

推倒清廷后，我们部队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：“将军虽大，都统之奴仆也。”因将军多为旗人，而都统一般是汉人担任。

在临时大总统府担任内卫

南京光复后，江苏除徐州外，大部分地区均掌握在革命军手中。全国各省代表一致推选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，总统府就设在今天的长江路。

苏军先锋营不久就改为第七师第二十六团，团长仍是吴浩，师长为洪承典。二十六团主要担任总统府的外卫。总统府参军官张文焕（常州人）奉令到二十六团挑选内卫人员，当时我已升为正目（中士），年纪又轻，身材高大，在吴团长的引荐下，参军官一眼就看中了我，并听说我是雪埕桥人，又是秘书长吴稚晖的族人，即向吴稚晖作了汇报。吴一听到我的名字，知道我在他办的三等学

堂读过书。从此，我就进入总统府当了内卫，穿上了黄呢制服，待遇每月十六元大洋。

总统府成立之初，只有秘书长吴稚晖，秘书秦效鲁，参军官张文焕等几个人。卫队长是广东人（名字记不清），传令官是许德宽、许德惠兄弟。

负责总统府周围警戒的有二十六团的六百多人，另有六十人分为五个班担任内卫，其中四个班在总统府站岗。我所在的一个班十二人的任务是，在大总统办公室的外房轮流担任值勤，孙大总统在房内一揪铃，我们立即进房听候吩咐。总统接见来客，一般先由客人把名片给传令官，再由我们内卫进去交给总统，然后根据中山先生的吩咐，把客人引入会客室或办公室。

中山先生身居大总统高位，但从没有官架子，很随和。有一次，他一个人走出总统府，到街上买了茶叶，回来后我们才发觉。为这事，我们还被卫队长训了一顿。还有一次，大总统到下关公干，只乘了一匹马拉的轿车，警卫人员只有骑马和骑钢丝车（即自行车）的几个人。一天，中山先生和黄兴等人在总统府内照相，他见我站在一旁，就把我拉到身边一同拍入照内，遗憾的是我未能拿到照片。

我们在总统府内，从未听到中山先生高声说话。他的办公桌上的文件、书籍、文具用品，总是整理得井井有条，房间内地板上从不见有一片纸屑和烟灰。每天起床后，他总是自己把被子折得整整齐齐。

孙大总统待人和蔼可亲，宽宏大量，总是以理服人。你犯了错误，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发，我们对此都是心悦诚服的。对清军的俘虏和旗人，他再三命令部下不准作难伤害，一律给予方便遣散。他对我们内卫人员尤为关心。有一次，中山先生办公到

深夜，走出房门散步，见我们几个警卫人员有点瞌睡，就低声问我多少时间换一次班。我说二小时。他说时间太长了，可以一个小时一换，接着又摸出香烟，给我们两个警卫人员每人一支，又说，晚上可以抽一抽，提提精神就不困了。

最使我难忘的是大总统给我改名字。一次我在值勤，大总统走来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答叫吴乾生。他说，这个名字不响亮，我给你改个名字你同意吗？我立即说，大总统给我起名，还有什么不好。他说，那就叫吴刚吧！这名字叫起来多响亮。从此以后，吴刚就成了我的常用名。

总统府北上后的所见所闻

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三个月后，被袁世凯的甜言蜜语所欺骗，遂自动让位，大总统一职由袁接任。

总统府北上后，南京成为留守府，仍设在制台衙门。大堂上有横匾一块，上有中山先生手书“天下为公”四字。留守府的一切事务均由黄兴署理。当时，南京的秩序十分混乱，使投机分子有机可乘。如军政府参谋长华国英及金保恒（均为无锡人）窃得假委令，偷盖了印鉴，到海州冒充接收军政府。因海州方面事先未接到南京的函件和电示，有所怀疑，即去电南京主管部门，回电并无此事。后该二人在海州被镇压。另有绍兴军政府王金法者，乘起义混乱之际，搜刮了民财在西湖边建造了一所楼房，后被都督朱瑞查出枪决。另有一朱姓者亦窃得留守府委令到镇江招摇撞骗，煽动部队，后被十六师总稽查杨彪查出，我目睹朱被正法。还听说有第九镇官兵冲击南京镇武台戏院之事。

不久，我持总统府秘书处的函件到淮北援军司令部报到。司

令部设在幕府街，司令是顾忠琛。淮北援军司令部实则是有名无实的虚设机构，后撤销司令部名义改为十六师，顾忠琛被任命为师长。原第九镇三十五标改为六十三团，团长是赵伯先的三弟，团副余超（宜兴人），是任援道的姐夫；三十六标改为六十四团，团长是姜陶钧，一营长徐湘（六合人），三连长钱国钧（无锡人）。我报到后当司令部的服务员，后改任十六师粮服科科员，月薪三十五元。又入师部开办的讲武堂速成班受训六个月，毕业后派在六十四团一营三连当中尉连副。

十六师师部后移驻镇江将军衙门，记得大门书有一副对联：“京荡北固，锁钥南阳。”该师有两个旅的编制，三十一旅旅长姓张，是个空头旅，旅部设在都统衙门；三十二旅旅长赵念伯，是赵伯先的二弟，旅部设在道台衙门。三十二旅下属六十三、六十四两个团。我在十六师期间，一个名叫韩天尉的宪兵营长穿了便衣到堂子里去玩，被一个名叫吴耀南的流氓冒充军官敲去了一笔钱，事后，吴被韩营长派人抓来，亲手将他枪毙。

随军讨伐袁世凯

袁世凯篡夺大总统后，大权在握，遂对革命党人进行一连串的迫害。全国激起义愤，各地纷纷组织了讨袁军，总司令为陈其美。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七日，我六十四团奉令开往上海，十九日即开始攻击上海制造局。我团派一个营参战，闵巷第一区专署长沈葆义部带去了二门三磅炮。攻势遇到袁世凯手下的实力人物、上海镇守使陈士诚的强烈抵抗，一再受挫，致使这次讨袁未果。二十日，我部奉令撤退，我们又被编入江苏司令韩恢部，在无锡又与袁系警察发生冲突，退至藕塘桥一带，与总部失却了联系。待

与上海取得联系后又转到宜兴等地活动。时袁世凯宣布下野，二次革命告一段落。

一九八六年四月